

头写

中国新写实  
系列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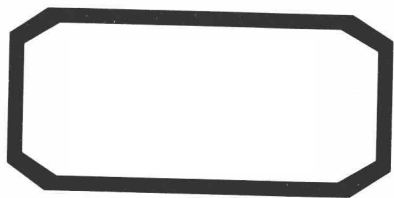
县长父亲 抗洪救灾 仕途提拔 反贪局长

●他早就知道自己被省里挂进了市委副书记的候选名单，毕竟预备了五年，市委副书记该具备的他都具备了。他去中央党校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学业，明确是地市级领导干部预备班……

● 李治邦等 著

# 政法委书记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# 政法委书记

李自邦等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政法委书记 / 李治邦等著：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：

湖南文艺出版，2009. 10

(中国新写实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4430-3

I. 政… II. ①李…②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5971号

## 政法委书记

封面设计

进 子 吴学军

赵 婧 刘春瑶

燕 子 蒋武智

李治邦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出版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\*

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mm 1/32 印张：12. 375

字

ISBN 978-7-5404-4430-3

定价：25. 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—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001 政法委书记

李治邦

他早就知道自己被省里挂进了市委副书记的候选名单，毕竟预备了五年，市委副书记该具备的他都具备了。他去中央党校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学业，明确是地市级领导干部预备班……

## 038 县长父亲

秦 岭

这源于父亲死亡的属性，或者说是结论，他被理所当然地定为以身殉职，再加上父亲生前在全省颇具影响的政绩，于是他那窝囊的死亡变得异乎寻常地悲壮……

## 075 抗洪救灾

何存中

高文扬说，郑局长你这回恐怕要提升，你这个年龄碰上了这个好机会，当个管宣传的副县长没问题。老孙和张主任连连点头，说，是的。郑局长说，高文扬你就爱瞎说……

## 115 仕 途

李 铁

众人嘻嘻哈哈地进了雅间，落座后李副县长才给赵吉介绍其他几个人，有县工业局的一位局长，剩下几个都是县里的煤矿矿主。老赵暗自嘀咕……

## 161 清明上河图

---

阎刚

周林当时并不知道蒋自力和李副书记的特殊关系，周林当时认为，蒋自力能把李副书记活动下来，将一栋学生宿舍楼盖成，也算是施展了个人能力了……

## 223 提拔

---

史生荣

宋校长要到陌生的地方，带一个手下人过去，当然方便许多。如果去找找宋校长，说不定能把他带到地方上，让他当个处长或者局长……

## 290 马区长

---

津子围

由于他的个性和资历，他在二监区说话还是有分量的，按资历和能力，他起码应该被提升到监狱管理部门的副职了，而不是在中层干部里，而且还是个副的……

## 338 扶贫助学

---

孙春平

两位领导的相貌都不陌生，以前在家里，佟晓玲常在县里的有线电视上看到。但此时的领导远没有在屏幕上亲切平和，都冷着脸，就像这个季节的天空……

## 政法委书记 >>>

◇ 李治邦

—

松子名给劳改局的刘局打个电话，说，我要到一监去看。刘局一愣，说，明天就开政法委会议了，你是市政法委书记，怎么还有闲工夫下来？松子名不耐烦地说，让你安排就安排呗，哪这么多废话。两个小时以后，太阳快落山了，忽然刮起了大风，路上的人骤然少了许多。松子名在车上闭着眼睛，他脑子很乱。两个月后，市委将换届，省委组织部张部已经找他谈话了，他是市委副书记的候选。张部说得很清楚，现在换届不同往常，推荐候选是三个人，松子名只是其中一个。松子名斗胆问张部，那两个是谁？张部笑了笑，我不敢说，我怕说了你再找人上手段给做了。松子名不高兴了，因为他跟张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同窗，两个人说话也就不那么拘谨了。松子名说，我是把仕途看得很重的人吗？张部挖苦着，你外表不是，但你骨子里是。松子名挥挥手说，你不说拉倒。张部说，一个是你们组织部的部长，一个是纪委书记。松子名不再说话，他握了握张部的手，走出房门，临走的时候顺手把房门关紧。

司机对松子名说，松书记，那车跟上来了。松子名回头看

了看，一辆现代标致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。那是法院的车，车上坐着法院的方圆。两辆车一前一后到了一监。司法局的刘局在门口等着，旁边站着一溜人。一个黑大个很显眼，是一监的监狱长，犯人都犟他一头，他一咳嗽胆小的人能尿裤。松子名下车，朝后面看看，方圆也下了车。方圆穿着一身便衣，头发很长，黝黑黝黑的。方圆的腿也那么修长，小腹平坦得如镜子。方圆眼睛很大，比一般人的得大出一半，而且眸子黑白分明。方圆的皮肤天生光滑，一个毛刺儿都没有。方圆没有动地，等着松子名朝前走。松子名对刘局说，我看混合监。刘局凑近小声问，有什么来头？松子名没回答，看了看监狱长。监狱长赶紧走过来，松子名吸了吸鼻子，说，你喝酒了？监狱长紧张地说，中午法院院长过来了，甄别犯人的情况，四个人就喝了半瓶。松子名问，哪个院长，监狱长支吾着，松子名火了，我问你哪个院长。监狱长说，霍院。松子名说，霍院是个酒鬼你不是不知道。监狱长低着头不说话，刘局过来打圆场，说，霍院轻易不来，这次来甄别也是我们请来的。松子名挥挥手，你少帮腔，你们喝红了脸，到号里一走，说话都喷着酒气，人家会说你们什么！方圆过来说，书记，一会号里就该吃饭了，你再晚进去就不好了。松子名梗了梗脖子坐上一监的车，所有人都跟了上去。

一监有个混合监，就是一大半是男犯人，一小半是女犯人。因为一监房子本来太小，二监一撤消，一批犯人涌进了一监。所以监狱没办法，设立了一个混合监。但是男女犯人几乎是看不见对方，偶尔放风的时候，女犯人会在操场上与男犯人擦肩而过。监狱长对松子名解释说，只有六分钟。刘局跟了一句，这六分钟，所有的管教都会在现场，不说一对一吧，也能做到一个管教盯着四个犯人。松子名说，都在里边憋着，看见异性，男女都十分亢奋。这六分钟就是坐在炸药桶上，不注意就得炸喽。一行人说着走进了混合监，监狱长回头看了看方

圆，不好意思地低声问松子名，松书记，能不能不让方圆进去？松子名说，让方圆来就是了解情况，她不进还了解个屁啊。没人敢说话，方圆笑着说，你们不能这么脆弱吧，我一去就乱套了。刘局瞥了一眼方圆，眼神里溢出不屑。监狱长说，先进男区吧。

走进男区，松子名看见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心里稍微舒服了些。松子名说，到前面那两个号看看。松子名刚走几步，监狱长过来拦住说，前面几个号有几个强奸犯，他们现在正在萌动期，已经闹了几个乱子。松子名问，什么乱子？监狱长看了看刘局，刘局说，他们看电视，看到漂亮主持人就开始手淫，大喊大叫。旁边的人起哄。结果，抢劫的和强奸的互相内讧。松子名说，请心理医生给他们讲讲，让他们杜绝见女人不是办法，需要疏导而不能压制。刘局说，怎么见女人？松子名说，男犯人可以和女犯人联欢，演演节目，安排他们和亲属多见面，尤其是妻子。监狱长说，强奸的没一个不离婚的，哪有妻子。这时候，号里有人高喊，来女的了，够漂亮的。于是不少人拥到房门前，冲着方圆瞎嚷嚷着。监狱长吼了一嗓子，嘈杂声才减弱。松子名回头看方圆，方圆很镇定。拐过了长廊，到了一个空间，里边有个禁闭室。松子名问，因为什么关呀？监狱长说，因为打架，把同号里那个鼻子打塌了。松子名问，因为什么？监狱长说，他和那个人都看上一个女犯人，然后争风吃醋。方圆插话问道，那个女犯人呢？监狱长说，完全是两个人的单相思，那个女犯人根本不认识这两个。松子名走过去，对监狱长说，把禁闭室的门打开。监狱长让管教打开，一个很秀气的小伙子走出来，然后直挺挺躺在地上。管教呵斥说，你赶快起来。松子名制止住管教，说，让他躺会儿，在禁闭室站长了就想躺着。方圆俯身问，你为了那个女人就把人家鼻子打塌喽？小伙子说，我爱她。方圆说，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就这么死活爱她？小伙子说，我不管她是谁，我就爱她。方圆

好奇地问，为什么爱她？小伙子说，不为什么，反正我一眼就看上她，我能爱她一辈子，我为她可以什么都舍得。小伙子滔滔不绝地说着，监狱长果断地制止住，说爱是两个人的，你一个人爱顶个屁。小伙子坐起来说，我要这么爱她，她也会爱我的，我看出来了。刘局说，你爱她是你的权利，可你不应该动手打别人，人家的鼻梁子被你打断了你知道吗？小伙子说，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他说要我马上放弃，说那女人是他的。松子名问，为这个你就打他？小伙子大声说，我可以放弃我的命，但我不能放弃我爱她。监狱长说，你脑子有毛病了，那女人有丈夫你知道吗，人家根本就看不起你知道吗。知道那女人是干什么的，是卖淫的知道吗。小伙子很久没抬起头，刘局说，为这么一个卖淫的女人关禁闭值得吗？小伙子抬起头说，值得，我不管她干什么，我看见她就喜欢她，这就够了。

松子名的心怦然一动。

犯人们开始吃晚饭了，饭厅里人声鼎沸。刘局感触说，这是他们发泄的时候，吃是为了生存，说话也是为了活命。松子名说，听说你们这的包子挺好吃的？监狱长得意地说，大师傅是登赢楼的大厨，包子是他的拿手戏。方圆问，因为什么进来的？监狱长笑了，偷窃，把登赢楼的保险柜打开了，其实里边就是一个食谱。在小餐厅里，松子名和大家吃着包子，松子名不住地啧啧说香，刘局也开玩笑说，那就关他一辈子。方圆冷冷地说，关他多长时间不是你能随便说的，那是我们法院判的。刘局说，我就开玩笑。方圆说，玩笑也不能开。监狱长虎着脸说，干法院的就是不一样。方圆说，怎么不一样？监狱长说，霍院知道，你们判错的案子还少啊，今年我们就放了两个，都是你们判的。松子名不悦地说，我吃饭的时候耳根子能不能清静清静呀。走出小餐厅，刘局对监狱长说，这段时间是敏感期，你们可不能添乱呀，一定不能出任何不稳定的事。监

狱长问，敏感什么呀？刘局说，市委换届知道吗？松子名上车前，刘局悄悄对他说，知道有你了？松子名看着刘局，说，那么快？刘局说，省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开始和你主管的部门领导谈话了，然后让我们填表，表格有四项，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、有问题。松子名说，我就在油锅上烤啊，烤糊了为止。刘局说，你和方圆的事，省委组织部的人也问了。松子名警惕地问，怎么问的？刘局说，我说了，两个人都是单身，即便好也是正常的。松子名看着远处的方圆在暮色里来回走动着，风停了，可气温随着太阳落山而降了下来。刘局说，省委组织部说你们是不是同居了？我说没有。松子名叹了口气，没再问什么，拉开车门上了车。车开动了，松子名摇下车窗，对刘局和监狱长挥手说，辛苦了，阴历十五到了，一到十五的日子里就不安静，这是规律，都把紧着点。监狱长突然跟过来抢着说，我们把盖房子的报告打上去了，您也看到了，必须把男号和女号彻底分开。

两辆车在一个岔路上分开，松子名朝东，方圆朝西。司机问松子名，我送你回家？松子名很烦躁，他不住地想关禁闭的那个小伙子。他觉得自己今天很怪，为什么非要去一监，为什么还带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方圆。他觉得自己思维已经乱码了，组织不出来什么程序。他早就知道自己被省里挂进了市委副书记的候选名单，毕竟预备了五年，市委副书记该具备的他都具备了。他去中央党校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学业，明确是地市级领导干部预备班。他在公安局当了三年的书记，在司法局当了两年的局长，这就预示着他已经在两个正局级单位担任了正职。可他明白，他这个政法书记排在第三位，很有可能是第二位的纪委书记成为市委副书记。现在的一正三副已经是配备班子的格式，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可他总觉得有机会，因为张部那天吃饭的时候笑咪咪地说，你还是有可能的，这就看你们三个人谁在关键时刻出错了，谁出错谁就掉队，谁挺住了谁就

是获胜者。松子名盘算过了，组织部长现在有错，就是一个局领导出事后曾经咬过他，说送他一幅张大千的画。组织部长喜欢字画是路人皆知，尽管他一口咬定没有这档子事，查来查去也没证人就不了了之，但屁股上有了臭味儿。纪委书记的儿子开了一家演出公司，邀请香港的几个大腕，结果税务局说他儿子偷税。纪委书记坚决让他儿子给补缴了，可也没揩净别人对他的猜疑。

快黄昏了，太阳依旧暖洋洋的。

松子名对司机说，去信阳道派出所看看。信阳道派出所是全省的社区治安典型，今晚是与居民开座谈会。司机说，您闭会眼睛，还得开半个多小时呢。

方圆是法院的副院长，离婚六年了，问题是她前夫正是组织部长。松子名知道自己在犯大忌，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，正像关禁闭那小伙子说的，他一眼就看上方圆了。他看上方圆还是在省政法大学，他和方圆都是合唱团的。方圆站在他前面一排，他看见方圆那浓黑的长发还有白皙的脖子，就有了知觉。他本想早点跟方圆坦白爱情，因为来自一个城市，说着一个地区的乡音，肯定就有了接近的机会。但松子名很快就知道，方圆是带职进修，那时方圆已经是组织部长的未婚妻了，尽管组织部长那时还是科长。松子名很聪明，立即退出。他明白，方圆是官窑里烧出来的瓷器绝对不能碰的。方圆和组织部长离婚了，谁都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传说的版本很多，最主要的版本是组织部长阳痿，因为结婚六七年了也没个孩子。也有另外一个传说，就是方圆与松子名偷情被组织部长抓个现案，结果方圆跪地求情，组织部长放了她一马。松子名听到过这个传说后付之一笑，因为演绎的成分太强了，肯定无法流传开来。

车快开到信阳道派出所了，松子名接到方圆短信，问，你让我跟你去一监干什么？松子名不想回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很快，方圆又发来短信，说，你是个那么谨慎的人，怎么会犯

如此低劣的错误呢？松子名看见有交警在指挥，公安局的赵局已经站在派出所的跟前，周围还有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举着摄像机。松子名下车，赵局小声戏谑地说，你对我这个投你票的有什么优惠呀？松子名也打着哈哈，光你投票解决什么呀，你小子得拉票。两个人谈笑风生，走进派出所的会议室，松子名一怔，意外地看见了组织部长在那里正襟危坐。

## 二

晚上，松子名回到家就觉得身子发烫，浑身不舒服。想洗澡，手一触摸到凉水就起鸡皮疙瘩。他知道是发烧了，连忙吃了两片退烧药。他想起是车里的温度过高，而车外突然降临的大风又很冷，他穿得又很少。闺女还没放学回来，有邻居告诉他，闺女经常放学去打游戏机，旁边还有个高大的男同学。他给闺女买了一个小灵通，就是为了能找到她。拨了半天的电话总是不在服务区。想想，闺女已经上初中了，可学习成绩总徘徊在三十几名。他又想起今天看到送来的情况汇总，最近在网吧出了不少的事情，前天有个高中女生凌晨从网吧出来就失踪了，父母报案，网吧的老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还有在网吧半夜集体吃摇头丸的，被人诈骗的。松子名想着就后怕，就给赵局打个电话，说，你赶快找找我那宝贝闺女，不定又在哪个网吧泡着呢。赵局说，放心，半个小时给你送回来。放电话的时候，松子名憋不住问，组织部长怎么也去了？赵局说，他就是信阳道社区的居民啊。松子名说，那是咱们有关法制进社区的座谈会，结果成了他的表演。赵局说，方圆还是少接触为好。松子名忙问，听到点儿什么消息？赵局说，你妻子去世，你跟你妻子曾经是全市领导干部中的模范夫妻。你妻子的尸骨未寒，你就和方圆好上了，毕竟对你影响不好，容易让人

做文章。松子名说，我妻子去世都四年了，怎么算是尸骨未寒呢。赵局说，话是那么说，你不能不让别人朝歪处想啊。松子名气恼地问，你是什么意思吧？赵局说，你能不能坚持坚持，等到市委副书记揭晓了，你坐上位置了，你再抱着你那个美人回家也不迟啊。松子名沉默了片刻，觉得身子发飘，脑袋瓜子疼得要裂开。赵局以为松子名不高兴，忙说，咱们老朋友了，我说这些话也是为了你的政治前程。

松子名放下电话，他钻进被窝犹如掉进冰窖里。松子名把身子紧紧缩成一团，像刚出生的婴儿。他想着妻子，过去都是她去给自己拿药，然后灌好热水袋，放到脚底下。如果他还冷，她就钻进他的被窝，使劲儿抱住他，用自己滚烫的身体焐着他。一夜醒来，汗水津津的松子名会感到周身温暖，而妻子眼圈肯定是黑的。松子名看着黑糊糊的窗户，屋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。半个小时过去了闺女还是没回来，他觉得赵局刚才那些话很不顺耳，他跟方圆正经八百地谈恋爱，怎么就碍那么多人的眼。正想着，方圆打来电话，松子名的心发热。方圆说，咱们又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吧？松子名说，半个月了。方圆忧伤地说，想来想去和你好有什么用，总跟演戏一样。一张桌子你我对面坐着，似乎无话可说。今天都是刘局和监狱长说，你在那敷衍。后来，我去卫生间你跟着过来，对我说，该我说了，我又什么话也说不出口。也许该说的太多，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。回到餐桌上，我害怕说错了，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又把话说得言不由衷，所以宁肯不知所云地跟别人闲扯，也坚持不同你的目光相遇。满桌的食物在眼前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却觉得胃里满满的，再也盛不下一粒米。我跟饭桌上的人们说话，脸上放松地笑着，心却一直在走神。松子名不满地说，你走什么神，你一句话把人家监狱长和刘局都得罪了。方圆悻悻地说，那是他们不把我放眼里，他们不是判官，想让谁死谁就不能活，那是有法律的。松子名说，不就是玩笑吗，你那么认真

干什么。方圆说，我不认真能得到你吗。说完，方圆放下电话，松子名又难过，她也不问问我身体怎么样了，以前去世的妻子都要过问。

赵局打来电话，紧张地说，所有的网吧都查遍了，没你闺女。我们正在扩大找，你能不能提供其他的可能。松子名的下巴发紧，浑身在哆嗦。妻子去世了，虽然方圆填补了他的感情空白，但闺女依然是他的命根子。松子名想想，说，是不是去她同学家。接着，他说了几个同学名字。赵局放下电话，松子名的心就开始悬起来。这几年，闺女的事他管得少，倒是方圆替他操心。闺女上中学是方圆帮助联系的，方圆说以她的名义，这样少给松子名找流言蜚语。闺女的体育总是不及格，只要一项不及格就不能升级，也是方圆找关系，最后，松子名的闺女六十米跑了九分钟，依然算是优秀。在昏暗中，他看着窗外的月光，莫名其妙回忆起和妻子做爱的场面。妻子是市党校的老师，长着一双杏仁般的眼睛。那时，松子名是公安局副局长，只要是闺女在姥姥家，他深夜办案回来冲到床上就抱住妻子，妻子在床上能喊得松子名心花怒放。有时候实在声音太大了，邻居又都是公安局家属，松子名就用枕巾紧紧勒住她的嘴，弄得她一点儿意思都没有。妻子经常埋怨他，说她两个乳房每回都让他抓得千疮百孔，都不敢到澡堂洗澡。松子名不敢再回忆这些了，因为一回忆就不能自持。他觉得自己很奇怪，他与方圆也做爱，但方圆从来都不出声。松子名动员她喊出来，方圆就生气地说，你老婆能喊，我不能喊，我就愿意默默享受。

几分钟后，赵局打来电话说，半个小时后你闺女就能到家了。松子名关心地问，在哪找到她的？赵局说，在她一个同学家，她们玩得连我们进去都不知道。松子名问，那同学家长呢？赵局说，她父母离婚，父亲在外边喝大酒，耍麻将。松子名说，辛苦你了。赵局说，我是你提拔的，咱们之间还客气

吗。松子名的心踏实些，他知道赵局带着不少人得连夜跑，当官的一句话，底下的人跑断了腿。想想，当了市委副书记说话得谨慎点，不能像现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松子名顿时有了困意，连续几天筹备政法委会议没睡几个小时。他躺在床上开始还能等闺女推门的声响，没承想闭上眼睛就睡去了。梦里，他觉得自己挥挥胳膊就飞，飞过了高山。他看见方圆在下面跟着自己拼命地跑，跑得满头大汗。

### 三

开了一整天的会，他觉得台底下这么多人，但总能逮到方圆的眼睛。会散了，市委书记和他在走廊上站了一会。官场上就是这样，一把手和底下的人随便说几句，旁边的人都会敏感。市委书记对松子名说，换届了，这几天尤其得提心。东郊区六台那地现在怎么样了？松子名说，法院不好判，还在悬着。市委书记说，有动向，那的农民可能要上省城，具体时间是后天的下午，人数得四百人。他们目的是省政府大院，连马扎都买好了，矿泉水火腿肠子面包应有尽有。松子名额头的汗在悄悄沁出，消息到这么具体的程度他却丝毫不知。市委书记的脸没有表情，说，占了农民的地，开发商又给不出个好价钱，农民当然不高兴了。松子名说，那地可不是可耕田呀，都是河滩的废地。市委书记说，什么叫废地，农民说我们在那有庄稼有收成，你能说什么。松子名不说话了，他知道再说就是跟市委书记争辩了。市委书记说，农民也聪明，知道咱们现在怕什么，他们就给你什么。知道什么时候要价会高，我们能给到哪个程度。松子名说，我去办。市委书记口气缓和了一些，催促说，你和方圆的事情别再拖了，找个时间办喽，干什么让人家等你这几年。松子名有些发蒙，他捉摸不透对方话里的意

思。市委书记说，我给你当证婚人，方圆人不错。说完，市委书记就背着手走了。松子名转身看看，有不少人用余光在瞄着他们。

晚上，按照会议要求要会餐，通常都要喝酒。松子名对下面人说别喝了，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。有人说，喝点红酒吧，也显得有些喜庆。松子名同意了，在小单间，松子名把几家重要领导都留下。酒桌的气氛很热烈，围绕着都是松子名提拔市委副书记的事。松子名制止了几次，但都收不回来。不知不觉红酒喝了六瓶，第七瓶很快就空了，接着又拿。随着喝酒的瓶数增加，说话的闸门就放开了。恰巧，下边的人进来敬酒，轮到法院这边唯独没有方圆进来。几家的头头起哄，于是霍院就把方圆找来，开始嫂子嫂子叫着，方圆就得喝酒，马上就喝得万朵桃花开。赵局开始把方圆朝松子名身上推搡，笑声四起。松子名清醒得很，他找个借口拉着方圆就离开单间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。松子名在官场上能混这么多年，来自于他的理智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说什么话，他更知道与上边的领导保持什么距离，不远不后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一回头能看到你，而且他没感觉你在跟着他。

出了政法委大楼，松子名对方圆说，累了，去你家。方圆说，那坐我的车。松子名立刻说，不，打出租。松子名和方圆一前一后从后门走出去，方圆发现松子名朝门卫瞬间打一个手势，那个手势很奇怪，就是摸了摸嘴，门卫点点头。方圆问，摸嘴是什么意思？松子名笑着说，你别问。上了车，松子名叫方圆坐在前面，他坐在后边，都是方圆和司机说话，松子名像个泥胎。下了车，也是一前一后朝小区里边走。方圆恼火地说，我们又不是搞敌工，干什么鬼鬼祟祟的！松子名皱着眉，问，你能不能不喊。

走进方圆的家，松子名瘫在沙发上，说，你先别和我说话，我休息休息。方圆给他扒下皮鞋，卸掉领带，然后去烧咖

啡。咖啡好了，冒出一股清香。松子名睁开眼，咂咂嘴说，真香啊。说着就抿了一口，说，地道的巴西咖啡。方圆坐在他身边，松子名发现她穿着一身粉色睡衣，里边的乳房半露着。他伸手捏了捏，方圆躲开。松子名来了劲，强行着过去抚摩，方圆无奈就任凭他放肆。几分钟后，松子名说，我想和你做事。方圆别扭地说，只要我和你做事，就是你有压力或者有困难了，我成什么了，我不是你的发泄机器。松子名也不回答，就径直去卫生间洗澡。从来都是这样的，方圆很委屈，松子名只要想做事就这么霸道，有次她来了例假说不行，松子名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扒下了她的内裤。松子名洗完了，就光着身子跑到床上盖上被子。他觉得枕头底下很硬，随手抽出来一看是方圆的日记。方圆说，你别看，给我留点儿空间。松子名说，你快去洗澡。松子名翻开日记，看到有这么一行字：在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无意中的瞬间，我看到了你的眼睛，你那锥子一样的月光扎在我心里，立刻让我产生出一种痉挛般的心酸和几乎啜泣的感动，在一阵狂乱的心跳之后，你就留在我的眼睛里了，我空虚的情感世界从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，你让我有了一个再也解不开的心结。你从此就走进了我的梦中，在梦里你跟我说着很平常的话，或者干脆不跟我说话，只是出现在我梦的场景里，但那沁人心脾的美好的感觉，足以让我在醒来之后恍惚好几天。这时方圆款款回来，松子名把方圆使劲儿压在了身下，他觉得憋了几年的话想问，想着就问出来，方圆，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？方圆不说话，松子名也不再问，因为这样的问话已经无数遍了，方圆都是拒绝回答。

转天，当方圆醒来的时候发现松子名已经走了，天色还没完全发白。方圆似乎觉得松子名根本就没有来过，因为这里没有留下他任何东西。她知道松子名的作息表，这时候他应该在办公室了，然后布置一天的工作，而所有工作都是他前一天晚上想好的。晚上与松子名说话都是废话，松子名从来不认真